



雙城記

何冀平

最憶起士林

一位名伶和總統的侍衛長同在一家酒樓吃飯，名伶臨走時吩咐，給總統府一桌添兩個菜，說是他送的。這個情節，出現在我寫的民國時期的一個劇本裏。觀者驚訝，為什麼我（當時尚年輕）會知道這些幾十年前酬酢場上的交往？

這要從起士林說起。起士林是天津一間有名的西餐廳，舊時的天津是富商和租界集中的地方，對於吃很講究。起士林在北京沒有分店，分店開在北戴河，每年夏天去避暑，是家人最喜愛的去處。老東安市場的東南角有一間「吉士林」，據說是一個東北軍閥的司機開的，店名諧音「起士林」，是為了混淆視聽，借名店的名氣。巧的是這間餐廳隔壁，就是中央美術學院和協和醫院，這裏幾乎成了醫生和美術家們的飯堂，一來二去有了名氣，北京人喜歡去這家吃西餐了，也就不理會是不是正宗「起士林」了。

像港式西餐一樣，吉士林名義上做的是英、法、俄式菜，其實是改良版的北京西餐。蘋果烤鴨，高加索餃子湯都費工夫，中國人吃不慣，魚子醬太高價，一般吃不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式伙食或禁運或短缺，必得走「中國化西餐」路線。炸豬排、炸大蝦、奶油雜伴、

奶油烤魚、罐爛牛肉、紅菜湯、奶湯，西餐中做，味道濃、油多、量大，合中國人胃口。童年的我最大喜歡俄式小吃拼盤，裏面有七八種小菜，每樣一點點，最喜歡酸酸甜甜的小排，不喜歡鹹的鯷魚。沙律是西餐必有的，在我的記憶中也最清晰，平日會自己做來吃，總覺得沒有童年的味道。近日見到香港一家羅宋湯專門店，新菜俄式土豆沙律，馬上進去點了一客，價錢不算便宜，但十分失望。諸以俄式沙律土豆必不可少，土豆沙律只是俄式沙律中的一種，更多的沙律不放土豆，也不放沙律醬，是佐以橄欖油蘋果醋的蔬果。

兒時，去吉士林吃西餐是最開心的事，一踏上那棕黑色一踏一顛的木地板，就開始興奮，不僅有火焰冰淇淋，還有小朋友，常會遇見長輩們的熟人和他們的下一代。

午餐時會見到協和醫院的林巧雅醫生，她通常坐在靠窗一個固定的位置，一個人靜靜地，慢慢地優雅地小口吃，邊享受、邊舒緩緊張的手術情緒。再有就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和畫家們，他們都是性情中人，吃得高興，說不定還給餐館老闆畫兩筆。每次西式大餐或禁運或短缺，必得走「中國化西餐」路線。炸豬排、炸大蝦、奶油雜伴、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隱瞞可致命

最近幾天由印度男子傳入變種新冠病毒個案，可能牽涉到有人刻意隱瞞去的地方和接觸的人群，發現多個非備在港九新界不同地方感染。

前幾天是公眾假期，人群聚集的機會很大，萬一互相傳染可以滲入不同的家庭，大家必須警惕。現在政府下令所有外籍傭工要強制性檢驗，希望找到隱形帶病毒者。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如果他們早些承認接觸的人群、去過的地方，政府就會更加容易去追查接觸的人群，好過大海撈針。當我們一開始不明白真相的時候也在心裏想，為什麼要所有的外籍家庭傭工都要檢測呢？如果你是政府衛生官員，發現東涌、康怡花園、深水埗三個完全不同地方同時發現非備發病，自然會擔心這個群組的其他人。追查了幾天現在這幾位感染者才講實話，如果他們早些告訴政府部門，就可以縮細追查範圍，真是難為了衛生署的同事，頂着壓力作出這樣的行政指令。

若果隱瞞醫生可大可小，嚴重者可以致命。隱瞞傳染病而導致大流行，即使人提出罰款或者負刑責，希望起到阻嚇作用，但對社會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即使不是傳染病也可以後果嚴重。

以前有一女士半夜突然之間腹痛入醫院，我們懷疑她是宫外孕，反覆問她回答都說沒有性行為，因為她的丈夫已經過世了。哪怕是我們告訴她懷疑她是宫外孕肚裏面出血會死人的，她都否認。很快她進入休克，不能再等，我們為她進行手術的原因是腹腔內出血。結果打開腹腔，輸卵管上有胚胎，做完手術保住了她的性命，事後我們把這個標本給她看，警戒她你怎樣有BB我們不管，但大出血你不講實話，幸好我們不信她，否則真的會死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拿自己的性命來作賭注，最慘的是醫生要陪她玩，在衡量輕重之餘醫生要果斷下判斷還要承擔風險，我們的手上肩膀上擔着的是一條條活生生的性命。對醫生隱瞞其實是害人害人啊！



作業簿

林作

打了人生第一場擂台

我打了人生第一場公開擂台賽，只能用一個字形容：爽。

我已經在賽後的訪問中講過，我真的並沒有拿出全部的實力。原因很簡單：我不是專業拳手，完全是一張白紙。雖然我的最終對手也不是專業拳手，但在經驗上他絕對是在練了好幾年的情況下佔了上風。所以我目前的訓練，完全是針對性的，並非一板一眼從基本功開始慢慢建立上去。那麼我的很多訓練，就是特別的，不是一般比賽用的。所以大家看不到很多我的訓練成果這是故意的。

但這個多月，我真的是進步不少。第一次上擂台，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結果是第一輪比賽已經基本斷氣，上氣完全接不了下氣，想死。

這次比賽，我卻完全掌握了節奏感。首先，我在第一輪真的是放得很鬆，甚至是大鬆。教練們經常跟我說，愈放鬆的人，愈能夠出拳和閃避快，沒有其他辦法。我不是天然能夠如此放鬆的，而是當日實在沒時間緊張，我到了現場後就不斷被傳媒圍繞着，然後就一如既往地談笑風生，竟然到了開賽前幾分鐘我才上台，然後幾乎是沒熱身就上了。這反而是最好的備戰——我沒有空閒緊張。第一回合，估計是對方也不熟悉我的打法和實力，大家都算是保守，一下子就完了。我氣都不能說有喘，就回到了自己的角落，開始準備第二回合。

好了，熱完身，該開始表演一下。於是第二回合，我更進取了。對手是19歲的年輕人，身形上我絕對佔優，我甚至從未打過如此身形的男人。我發覺，體重真的很重要。對方比我矮小，我發現對方打過來，即使不怎麼擋，也不太有威力。另外，我和對方推撞，比較容易就能夠推走對方。

我是歡喜得不得了。因為壓力感盡失。再加上比賽當日要求穿的盔甲，我真的是輕鬆得不得了。好了問題來了——想贏，壓力感要點，你才會釋出實力打中對方要害，而在西洋拳裏面，只有腹部和頭部被打中才有分。

在這方面，我不夠進取的。或許原本目標真的太低——我想展示好的防守、步法，以及拿節奏感，三到四回合都維持好的體力，但進取出拳方面真的沒想太多。直到三個回合都打完了，其實我才真的算是入局。此時鐘聲響起，我真的只是開始進入狀態不久。我的感覺，當然有欣悅，無傷無痛就完成了比賽。但很快就有個大覺悟——原來拳賽更像是100米田徑衝刺，但又要有長跑的耐力。如果衝刺感不足，很難贏，因為你打中對方次數和強度不夠，你就拿不到分，而這個遊戲，是不進則退。

總的來說，我還是給自己表現打80分的。第一次，我要達到的都達到了。但也正式宣布——我要開始真正進攻地打拳了。下一步，這就是每一場都要拿到勝利了！9月份，我要KO鍾培生！



此山中

鄧達智

選曲

為新城財經台主持《遊山玩水》不覺超過20年。

為香港電台主持《講東講西》也已接近20年。

前者跟聽眾分享旅行經驗，後者跟大家分享人生歷練與時事點滴生活時尚，最大得益還是自己；借前者節目重溫去過的湖光山色，接觸過各色人士，品嚐過的好飲食風土人情。借後者與嘉賓的對談，加深認知社會現況，生活前瞻，了解各式生活細節包括醫學（中、西醫兼備）、電影、音樂、人物……

方面面流行新風尚。獲益匪淺！

除此之外，更高心也更個人的得着雖然看來其貌不揚，選曲讓我每周得到心靈調劑；尤其反「修例風波」以來，各式媒體與社交平台聽到的聲音太多，噪音尤甚……疫情沒完沒了，幾天好消息、幾天壞消息，各式傳言滿天飛；聽多了，漸轉抗疲勞，對每天如雪片傳來的消息都不想知道，反正自己做個負責市民，防疫細節做足不能少，消毒、口罩、安心出行、飲食全部按官方指引做足，還在第一時間完成注射兩針疫苗。（因去年疫情第三波，自己不幸在去年出版的新書推廣活動中染疫，其實只需打一針，但因曾確診者只需打一針的政府指引下達晚了整月，私家醫生醫務所在我完成第

二針注射後的黃昏，才收到政府郵件得到指令，無所謂，多打一針，或許使我的抗疫能力增強呢？）

愈寫愈遠了，重點來自透過兩個主持自主性強的電台廣播節目，得以自行選曲，大大滿足了筆者對聽歌的沉迷。

在加拿大上課的歲月仍未對聽歌有感覺，雖然自小愛聽歌，其實也愛唱歌；直至英國念設計，倫敦的文化氣息比起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高出難以相提並論的水平，就是經常前往度假過長周末，號稱世界第一大會的紐約，與歐洲的氣氛及氣質都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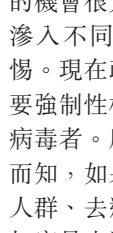
倫敦歲月經常流連的咖啡店 Troubadours 位於中心西部 Earl's Court 離開自己居住靠近肯頓宮的窩居不算遠，每次往返從不坐車，十二分享受散步觀賞街景。

Troubadours 只播一種音樂，卻是包羅萬象的古典音樂，幾年下來吸收不淺。當年跟自己年齡相若的摯友提摩太為造詣甚高的鋼琴家，還讓我隨他上了一系列鋼琴入門課。

以上種種養分為我磨練了聽歌修養（不單止樂器或唱歌，聽歌除了天性使然，也需適當訓練），誰知日後用到自己設計的時裝發布會，也用到電台廣播；在這兩個範疇上，從來不肯假手於人，定必由自己選曲，配合衣服風景與廣播主題。（持續）



張國榮唱的《似水流年》版本，令筆者另眼相看。作者供圖



百家廊

范舉

聊齋裏面的鬼為何美得攝人心魄

《聊齋誌異》，被人稱《鬼狐傳》，是中國清代蒲松齡所著的短篇小說集。全書共491篇，內容十分廣泛，多談狐仙、鬼、妖，反映了十七世紀中國的社會面貌。作者蒲松齡在這本書深刻地描寫了狐仙、鬼和妖，而字裏行間也透露出鬼比人還要有情義，以此諷刺封建時代權貴的腐敗。

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塑造了一些美得攝人心魄會吟詩作對的鬼詩人，「鬼氣」渾厚悠長，《連環》中的女鬼連環在荒草古墓間反覆吟詠：「夜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韓。」這是連環對自己作為一個女鬼的生存狀況的描繪：黑暗的夜裏，淒冷的風颯颯吹拂，流螢低飛在雜草間又沾到裙子上，既荒涼又寂寞。楊生因其聲哀楚，續上「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寒風月上時」，表達了對女鬼憂愁和傷感的憐惜理解，後來連環現身，二人時常談詩作詞結為良友。《公孫九娘》中的女鬼公孫九娘容貌娟好、美如天人，她在新婚夜追懷母女心酸往事口占兩絕：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葉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

白楊風雨繞孤墳，誰想陽台更作雲？忽忽縷金箱裏看，血腥猶染舊羅裙。

蒲松齡以女鬼的口吻作的這兩首鬼詩採用冷色調的意象，露冷月夜、風雨孤墳，以及血染羅裙等，都營造出冷冽淒清的意境，公孫九娘與萊陽生一見鍾情，卻因人鬼殊途而不得不分手，演繹出一場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劇。

蒲松齡利用了鬼、妖和狐仙的品格，比人

類更良善，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社會權貴虛假的道貌岸然，然後抒發出了他的人生理念和正義感。每一個故事都曲折離奇，人物生動，美女更加千嬌百媚，令男性讀者怦然心動。蒲松齡也可以稱得上是詩文界裏的「鬼之董狐」、「新聞總入鬼史，門酒難消磊塊愁」。蒲松齡將其一生心血付與《聊齋誌異》與《聊齋誌異》的創作中，來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與喜怒哀樂，其詩歌意境凄婉詭譎、陰森淒迷；這些意象不僅有着豐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內涵，還體現了蒲松齡的個人氣質和藝術特色，形成詩歌史上別具一格的「鬼氣」詩風。

許多讀者都會問，蒲松齡為什麼如此熟悉美女的心態、動作、表情和談吐？他的妻子是農村婦女，而且是文盲，怎麼會吟詩作對，談吐高貴大方？原來這和蒲松齡在外面當私塾的教師養活妻兒、經濟非常拮据有關。弗洛伊德說：「夢是願望的達成。」蒲松齡大半生貧困，渴望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而且盼望有文采飛揚的江南才女、美女結為情人，雙宿雙棲。蒲松齡追求夢想而不可得，只能夠在小說中得到實現，所有的動人的鬼戀愛的故事，其實正是蒲松齡所追求的空空中愛情。

蒲松齡19歲在施園章賞識下成為山東頭名秀才，然而幾次參加鄉試都落榜，康熙九年（1670年），30歲的蒲松齡已是3個孩子的父親，通過科舉做官「前程」卻依然渺茫，父親去世，他身上又多了贍養老母的重任。恰好這一年，同鄉羅惠擔任江蘇寶應知縣，邀請他擔任幕賓（師爺），比私塾老師收入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廣播奇才

自己從小便接觸到電台節目，原因是我的父親很喜歡收聽收音機，所以自小便開始接觸到很多廣播界不同類型的電台節目，不多不少也曾幻想自己有機會有一天成為這個行業一分子。我相信今天為什麼我會懂得很多懷舊歌曲的原因，也是因為我的父親。從小對廣播工作已經大感興趣，但就從來沒有想像自己會有一天成為唱片騎師，直至在加拿大投考電台主持訓練班之後，才正式踏入了這行業成為其中一分子。可能從小收聽電台的關係，有一些前輩也清楚知道他們的名字，曾經父親跟我說：「以前電台的主持很厲害，其中一個主持廣播劇的前輩——就是李我叔，還分享了很多有關他以前主持電台節目的內容。」但前天收到一個非常傷感的消息，這位資深前輩李我叔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99歲。

自從加入電台工作之後，每年也有機會遇上他，雖然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休，但他是我們電台來說，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前輩，每年台慶晚宴，也會邀請他跟太太一起出席，每當進入宴會廳時，同事們也會站立鼓掌歡迎他們的來臨，可想而知他的地位對於電台的重要性，工作人員也很仰慕他，而且還會邀請他一起合照，就像是一個家庭裏面的父親一樣，很尊敬他。不過近年他因為年紀漸大，已沒有參與我們台慶的晚宴，亦因為疫情的關係，電台再沒舉辦台慶晚宴，所以都沒有機會再看到這位我們非常敬重的前輩。

雖然他是我們電台的靈魂人物，但自己對於他的認識也不是太多。曾跟仍在電台工作的前輩傾談當中，獲知他當年如何主持節目、當年的直播室在哪家及曾經用過的咪高峰是怎樣的，對於我這個後輩來說，每一樣事情也有很大的新鮮感，雖然不是我的年代，但在廣播界工作的人來說，前輩每一樣東西都是非常有紀念價值的。其中一個他主持過好厲害的節目，就是廣播劇《天空小說》。據說當年他只有一個故事大綱在手，便可以一人分飾多個角色，而且當年沒有錄音這回事，所有他主持的廣播劇也是現場直播。一邊看着故事大綱，一邊即場創作故事的仔細內容。所以他主持這個廣播劇，除了得到廣大聽眾的喜歡之外，亦令到日後日子的主持人有一個很大的參考。

《天空小說》的成功，後來更加拍成了電影。據說當年有很多電台的幕前幕後工作人員也參與其中。而我對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當年電視台邀請他拍攝一系列處境劇集，所以當時也有問到我的父親：「你說電台主持《天空小說》的前輩，就是現在電視機上的角色嗎？」然後父親便說：「就是這個人物，在我以前工作的時候，他的聲音陪伴着很多打工仔一起工作，所以他的聲音就是當年香港人的精神食糧。」當我踏入電台工作時，更加有機會看到他廬山真面目。所以對他的離世感到特別傷感，但是，生離死別就是我們人類不能夠改變的事實。有機會的話，也希望可以尋找當年他主持的電台節目來收聽，藉着這個機會去紀念這位前輩。在此，希望李我叔一路好走！